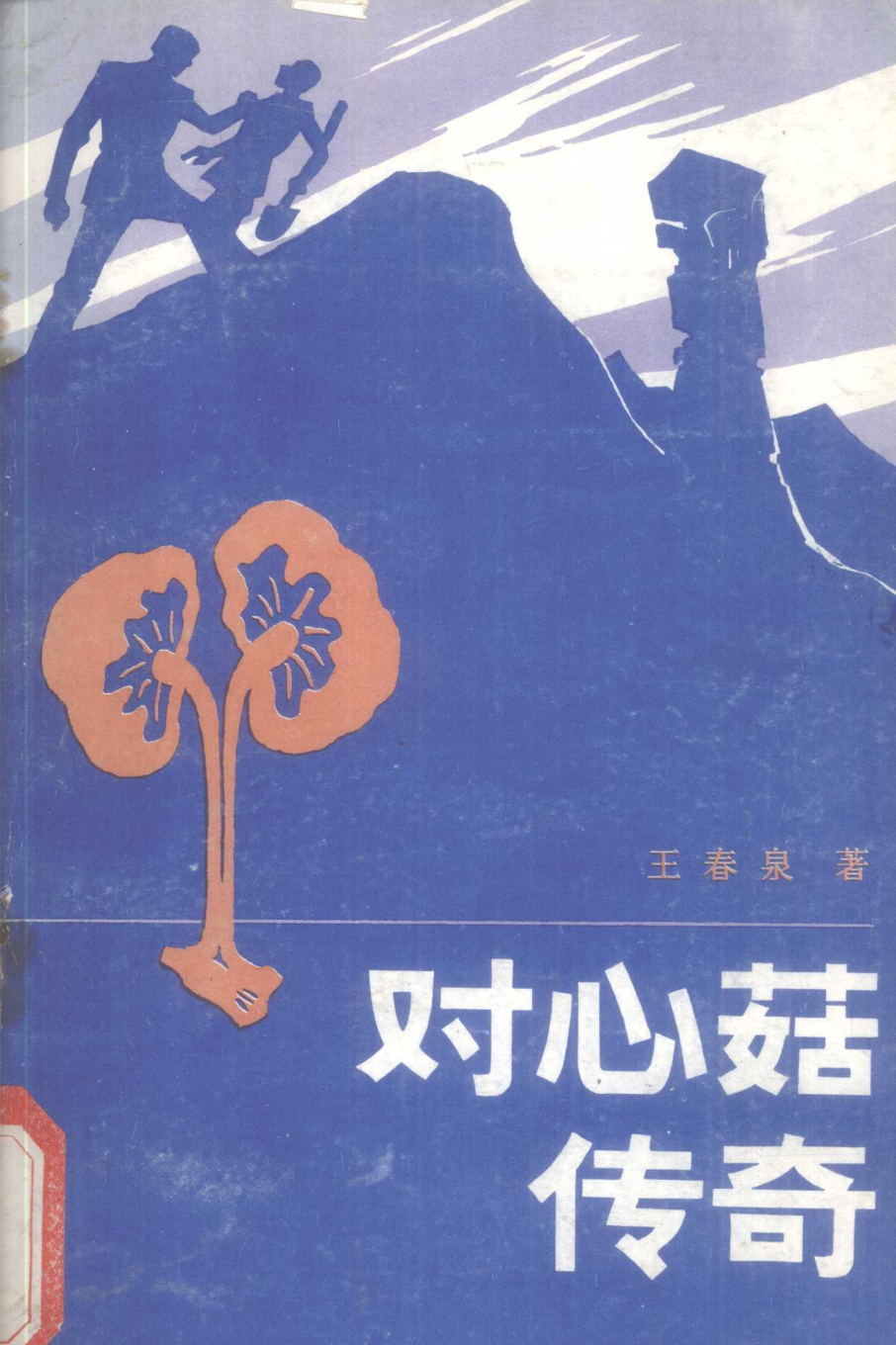




王春泉 著

对心菇 传奇



对心菇传奇

王春泉 著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对 心 蕊 传 奇

王春泉 著

※

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山西临汾 857 厂印刷

※

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3.25字数：68千字
1987年3月第一次 1987年3月山西第1次印刷
印次：1-20,300册

※

书号：10267.26 定价：0.70元

陳立民



陳立民









目 录

- 开 篇 悲切切荒坟哭母
阴森森古墓逢魔 (1)
- 第 一 回 后生初闯薛家院
老贼呕血大厅前 (5)
- 第 二 回 三姨太多情探贵客
薛小姐数语说珍菇 (11)
- 第 三 回 徐铁头威名扬东岳
朱克谦斗胆征黄岗 (17)
- 第 四 回 举臂推枪化近险
牵牛过河设远谋 (21)
- 第 五 回 英雄会面施巧计
恶棍失策露隐情 (30)
- 第 六 回 陈立民暗访灵芝草
老中医详说对心菇 (34)
- 第 七 回 老六中计进圈套
立民展智释疑云 (42)

- 第 八 回 卧房内老贼书险信
庭院中小姐吐衷肠 (50)
- 第 九 回 盗珍菇立民遇险
探虚实老六遭擒 (57)
- 第 十 回 陈立民智斗顽敌
薛孝宗误诛歹徒 (61)
- 第十一回 拍门扉错演风流戏
捧妆盒梦续黄梁篇 (69)
- 第十二回 救亲人身陷罗网
夸孝女口饮菇汤 (75)
- 第十三回 表衷情盘中设暗语
明大义桌上破机关 (82)
- 第十四回 花轿内毓珍哭嫁
院门口秦嫂揭帘 (87)
- 第十五回 五棵松 赠饼换轿
八面峰 歼敌献菇 (92)

开 篇 悲切切荒坟哭母 阴森森古冢逢魔

一九四六年初秋，大别山区。

上弦月斜挂在西天，幽暗的月光洒向大地，勾画出远山近岭模模糊糊的轮廓。大地沉睡了，远处偶尔传来狗吠声。

在一块马鞍形的山坳里，有一条羊肠小道，路北的山坡上是一块坟场，月光下，灰白色的墓碑鳞次栉比，依稀可辨。这，就是东岳乡大地主、国民党民团团长薛孝宗的祖坟地。

俗话说，生地怕水，熟地怕鬼。一到太阳落山，这里很少有人走路。尤其是今天这样的天气——月昏、天暗、地茫茫。山里人有自己的体会：宁走漆漆黑，不踏昏昏月。那突兀的坟包，歪斜的碑石；那坟边的古树，树上的枯藤，在昏昏的月光下，随着人的脚步，也仿佛颤动起来，真叫人汗毛竖起，冷汗冒出！既有胆大如斗者，也免不了要干咳几声，以壮胆气。有经验的还要吐出几口唾沫，莫道这唾味是脏水，据说到了阴间就化成了火——鬼是怕火的。

可是今天，偏偏有一位目中无“鬼”的姑娘正踏着月色，高一脚低一脚踉踉跄跄地朝这块坟地摸来。

这姑娘名叫薛毓珍，是薛孝宗的独生女儿，年方二十一岁。人常说，山里姑娘模样粗，若出一美赛九洲。这话不假，薛毓珍的花容月貌，称得上百里挑一。她父亲有位相好，是个黑肚子秀才。有一回，这秀才到薛家饮酒，酒席筵前诗兴大

作，当着薛孝宗的面把薛毓珍盛赞一番，诗曰：

毓珍美，毓珍美，杨柳腰，樱桃嘴，

秋波轻闪赛西施，酒靥微动雁落水！

这本是几句信口开河的庸词滥调，偏偏传进伪黄冈县县长朱克斌的耳里。老色鬼大为心动。前不久，他借视察民防为由，翻山越岭来到薛家，把薛毓珍从头到脚看了个仔细。嘿！果然天姿国色，名不虚传！老家伙饱尝了眼福，十分惬意。然而，望梅岂能解渴？朱克斌回到家里，辗转反侧，夜不成寐，随即决定小费周折——托社会名流上薛家提媒，要娶薛毓珍做一房姨太。

薛孝宗虽有攀龙附凤之意，却碍于老县长两鬓霜白，而觉得与女儿难以匹配。再说，朱县长比自己高三岁，彼此翁婿相称，成何体统？但转眼一想，得罪了这位红人也是没有好处的。正犹豫不决，身旁一人来落井下石，此人就是薛孝宗的宠妾三姨太。

薛孝宗先前有一妻一妾，皆因病之故。五年前续娶了第三房姨太。

三姨太姓金，单名一个“莲”字。金莲出生在一个破落地主家庭，其父为振兴祖业，总想攀高结贵。薛孝宗托人提媒，她一口应承。至于金莲本人呢？虽然也讨厌填房，但她信奉这样一句格言：嫁人嫁人，穿金戴银。只要有钱，别的她想的开。再说，她的名声有点不好，虽然那两年也有媒人上门，但贫家子弟她不愿嫁，富门哥儿又看不起她，以致高不成低不就。至于她虽与表哥丁老六有些风花雪月的事，但毕竟老六有家有室，终归不是长久之计。于是她半推半就地应许了薛家。

这件事被丁老六知道了，他满怀妒火来找金莲，适逢薛孝宗这天过路。丁老六为了出出醋气，便偷偷地划了个纸条塞给金莲，上写着四句俏皮话：

远看象个女婿，近看是个古气，

问他多大年纪，比岳父大两岁。

金莲看罢，并不愠气，她也提笔回敬了几句：

虽说是古气，小妹不嫌弃，

表哥不服气，跟我一路（气）去。

后来，丁老六果然到了薛家，与三姨太继续干些偷鸡摸狗的事。俗话说，做了亏心事，总怕鬼敲门。时间长了，怕别人看破机关。在三姨太看来，偌大个薛家大院，唯有薛毓珍是个麻烦人物。也怪薛毓珍平日言语不慎，得罪这位比自己大五岁的晚母娘。尽管这姑娘生得端庄、俊俏，可是在三姨太眼里连鼻也是歪的。对于这个拦手绊脚的姑娘，她恨不得一脚踢出门去。于是借助枕头关节，使尽全身解数，从中推波助澜，力劝薛孝宗嫁女高攀：“你呀，你还吞了怕是骨头吐了怕是肉？俗话说‘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’，谁家不巴望养女攀高门？啊？”

“这道理我懂，只是那老头子白发比我还多，成何体统！”

“你算了吧，说起话来仁义道德，做起事来狗屁胡说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你脸上那长藤短葛比我父少？昧良心的东西，人家女儿是根草，自己女儿当个宝！”

薛孝宗经不住三姨太的软说硬劝，终于决定代女许身。这事传到薛毓珍耳里，她气的眼冒金花，大哭大闹。天一黑，就跑到母亲坟上来了。

薛毓珍扑倒在坟头上，仿佛倒进了母亲的怀里，满腹伤

心之事如开闸放水，哗哗倾泻出来。那哭声既凄惨又婉转，颇象楚剧的悲迳：“哎哟哟，我狠心的娘啊，你不该丢下女儿先走了啊——，那晚母娘是个狐狸精哟——，无娘的女儿好伤心罗——！这才是，宁死做官的老子莫死讨饭的娘啊——！哎哟——，我苦命的……”突然哭声戛然而止，只见薛毓珍全身一悸！原来，她发现眼前有一异物晃动了一下。她揩干泪水，使劲眨了眨眼睛，啊！那是什么？在不到两丈远的地方，一个黑糊糊的桩子从坟当中渐渐升起来！“鬼！”薛毓珍全身筛料，牙齿直打嗑嗑。黑影愈升愈高，愈长愈大，倾刻与山影齐肩，并缓缓朝她移过来。天哪！薛毓珍只觉得全身的汗毛孔都张开了，每一个毛孔都注满了恐惧！怎么办？她脑海里闪动一个念头：跑。她咬紧下唇，鼓起勇气，猛地从坟头撑起，扭身向山下奔去。她还没跑出三丈远，黑影又挡住了她的去路。原来黑影是一蒙面汉子，正张开双臂朝她逼来。毓珍退一步，那个人逼一步；毓珍退两步，那人逼两步，不料有一块碑石挡住了她的去路，蒙面人象饿狼一般猛扑过来，搂住了薛毓珍纤细的腰肢，宽大的胸脯顺着碑石斜面压下去……。

薛毓珍死命地挣扎，无济于事。她使出全身力气，在对方的肩头上狂咬了一口。“啊！”蒙面人疼痛难忍，从绑腿上抽出明晃晃的铍子刀，对准薛毓珍的胸口，一刀捅下去……

这正是：只因蒙难上坟台，

谁知坟前又遭害！

不知薛毓珍生死如何，请看下回

第一回：后生初闯薛家院 老贼呕血大厅前

话说那蒙面人一刀下去，就在这生死攸关的一刹那，薛毓珍双手奋力举起，撑住了对方的手腕！但姑娘的臂力怎敌得过强徒，只见刀尖颤抖地下垂，眼看就要刺破姑娘的胸襟，突然一颗顽石飞来，正好击中蒙面人的背心窝。蒙面人放开薛毓珍，转身见一大汉脚跨坎地，正向他扑来。不等他摆好架势，那大汉已飞起一脚，踢得他倒翻了一个筋斗，瘫在地上，半天不能动弹。那大汉走近蒙面人，欲看个究竟，不料那蒙面人突然一个鹞子翻身，闪电般地向大汉刺来一刀，大汉躲闪不及，只觉得双腿一阵酸软，跌倒在地。蒙面人乘机逃之夭夭。

薛毓珍赶上前，直楞楞地望着大汉，竟不知如何是好。半天才说出一句话：“先生，伤着哪儿？”

“嗨……”那大汉似乎难于启齿。薛毓珍近前一看，呀！他双手捂在左膀上，紫黑色的血滴从指缝中溢出来。薛毓珍“唰”地一声从大襟上撕下一尺多长的布条，弯下身去给他包扎。大汉扭过身子，避开薛毓珍的双手，接过布条，三把两把地捆在大腿上。血止住了，大汉长长嘘了一口气。这时，薛毓珍才看清楚，大汉是一个二十一、二岁的后生。

“疼吧？”薛毓珍问。后生不理她，半晌，他生气地反问：“你是谁家的丫头，夜半三更跑出来惹祸？”

“先莫问这些，来，我扶你走。”

“走？”后生撑起身子问：“哪里去？”

“这还要问？到我家呀。”

“你家在哪里？”

“薛家冲。不远，翻过山就是。”

“你姓薛？”

“是的，我叫薛毓珍。”

“你父亲呢？”

“薛……”毓珍语塞。

“啊，回避尊讳。”

“不，有话路上再说，你急须敷药，快走吧”。她去扶他。

“你我不同路。”后生推开她的手说：“你自己走吧”。

“不行不行！”薛毓珍急得几乎要哭出来，扯住后生的衣角不放，央求地说：“你有伤，要人扶，再说，我怕……”怕字说得轻柔而略带颤抖，连石头听了也会心软。后生缓缓回过头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那就走吧。”

薛孝宗听说女儿夜逃了，急得六神无主。他，五十出头的年纪，瘦长身架，背微驼，站着象根钓鱼竿，躺着象根弯扁担；刀条形的脸干瘪瘪的，但颧骨上有时泛起红晕——据医生说这是病态。他眉毛生得忒恶，眼珠子白多黑少，大而失神，其状如螺，这里人习惯称他为田螺眼，瞪起来叫人害怕。他和尚头，两边的额角生得太靠上，酷似地图上的两个海湾，中间伸出的发则象个半岛。这会儿，他披上青锻子夹袄，匆匆赶到上厅堂，把团丁们集合在天井两面，边扣衣服，边咳边叫：“弟兄……咳咳，弟兄们，谁找回我的女儿，重重有奖！快去找哇，脚板钉了钉啦？”

“报告团长!”一个姓牛的班长跑到天井边:“小姐回来了!”

薛孝宗惊喜参半:“回来了?真的?”

“真的”,牛班长象表功,得意地说:“我看得清清楚楚,小姐挽着个后生快到院子门口。”

薛孝宗听得懵懵懂懂,眨着白眼珠子结结巴巴地问:“什……么?”

“啊——多新鲜的事儿!”随着一声娇滴滴的叫唤;屏风后面闪出一个花花绿绿的女人——三姨太。她窈窕个儿,水蛇腰,走路全身扭动,说话挤眉弄眼。她说:“团长,我恭喜你了,你养了个孝顺女儿,怕你为她的终身大事劳神费力,亲自出马,半夜拉回个后生哥,咿呀呀,这姑娘真有能耐,不愧是大户人家的闺阁小姐,咿呀呀!”

薛孝宗象吃了几条活蚯蚓,好不是滋味。他五心烦躁,一肚的闷气直往牛班长身上泄:“娘的瘟!什么后生前生,放狗屁!”

“是,团长!”牛班长后悔自己言多语失,连忙立正。不料薛孝宗火气更大了,猛地一记耳光:“还说‘是’!老子打歪你的狗嘴,呸!”一口浓痰喷在牛班长脸上,牛班长连揩也不敢揩。

这时,众人闪开一条路,薛毓珍扶着那后生,穿过下厅堂,一高一矮地来到天井边。堂上的灯光迎面照来,这后生更显年轻,英俊。你看他,中等偏高的身材,穿一套深蓝色的学生装,两肩平正,胸脯开阔;西装头人字分开,长方脸黑里透红;剑眉微向上挑,大眼闪灼有神,虽说腿上有伤,仍不失潇洒的风姿!站在厅前,大有鹤立鸡群之势。且不说众人个个惊讶,此刻,三姨太一双眼睛似乎被两根无形的绳